

光孝寺重編《常惺法師集》序

了中

泰州光孝寺現任方丈法空大和尚，擬編纂《碧雲集》，首先印行《常惺法師集》，付梓之前，專誠從泰州來台，攜來《常惺法師集》的全部文稿，送我審閱，並囑寫序。為光孝寺先德之法彙寫序，我豈敢當，但是忝為光孝寺法脈之後學，則又義不容辭。

「碧雲」是光孝寺的丈室名，原光孝寺方丈室的大門上，有橫匾名曰「碧雲丈室」，相傳是南宋寧宗皇帝（趙擴）所書，因此光孝寺法派傳人每以「碧雲」自署或命名相關文物，如光孝寺第十七代傳人妙然法師的著作中，有題名《碧雲集》一書。因此，法空大和尚將搜集光孝寺歷代高德的著作及相關文獻，編纂總名曰《碧雲集》，以重光碧雲祖印，遠承南山宗風。

常惺寂祥老和尚，南山千華法派諱優祥，是光孝寺第十四代之祖。江蘇如皋人，故每自署「雉水沙門」（雉水即如皋），他不僅是光孝寺的傑出高僧，更是近代中國佛教史上一代名德，尤其對僧教育的貢獻，厥功其偉。近代佛學名家林子青居士在「懷常惺法師」一文中

，讚譽說：「他在近代僧教育史上是僅次於太虛大師的人物」，可見其評價之高。只可惜惺公住世時間太短，四十三歲的盛年就圓寂了，真是哲人常不壽。他像夜空的一顆巨大而明亮的流星，雖然掠過長空一瞥即逝，但是那燦爛的光輝卻永久留記在人間長夜中。

惺公圓寂於民國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）十一月二十四日，這是農曆，國曆則是二十八年一月十四日。持松老法師的《常惺法師傳》用農曆，而太虛大師的《常惺法師塔銘并序》則用國曆，因此世壽有「四十三歲」與「四十四歲」的記載差異。

先是民國二十七年秋，惺公病重於滬，光孝寺派監院（亦是惺公法嗣）葦宗和尚至滬侍疾，未幾，惺公示寂，葦宗和尚代表光孝寺於滬上辦理讚頌、荼毘等遷化之事，恭請持松老法師封缸說法，持老與惺公是華嚴大學同學，故法語中有「惟我與師志相投，榜列同班課同筵」之句。荼毘則恭請應慈老法師舉火說法，應老是惺公華嚴大學之親教師，故法語有「曾於八月見汝生，豈

料今朝見汝死（大哭云），白首送青年，法門何不幸」。人間最悲傷的是白髮人送黑髮人，應老哀慟法門失龍象，因此說法時痛心而大哭。

葦宗和尚於滬上辦妥遷化事畢，奉靈骨回光孝寺，光孝寺住持南亭和尚於泰州治喪悼念舉行傳供後，建塔奉安於泰州南門外祖塋。光孝寺的祖塋塔林有兩處，一處在南門外、一處在西門外。我記得當年（我是民國三十四年入學光孝寺）在光孝寺時，每年清明時節，我們學僧都要去這兩處祖塋掃塔上供。這兩處塔林的每座塔都是以青石雕刻而成，雕工精細，造型古雅，極具石雕工藝之美，可惜在大時代的變動中，這些珍貴的宗教文物，都被破壞蕩然無存。

惺公圓寂後，上首法嗣南亭和尚隨即著手編纂遺著，但是惺公很多文章、講詞都刊載於各處佛教雜誌上，時在抗戰期間，戰火遍地，收集文稿不易。未幾，抗戰勝利，惟內戰又起，世亂時艱，惺公遺著之出版，一再延宕。迨及民國三十六年，南亭老法師弘法滬上，得諸方資助，乃能付梓出版，名曰《常惺法師集》，請持松老法師寫序，於民國三十七年二月發行初版。

初版全集，共分四卷，卷一是專著、卷二是釋經、卷三是釋論、卷四是雜著，其中包含散文、講詞、序跋、函牘、詩篇等文詞。末後並附哀輓錄，收集諸方悼念

之法語、誄詞、詩文、輓聯、碑銘、紀念文章等，以為永久紀念與追思。

民國五十二年十月，台北華嚴蓮社發行再版，惟刪去第四卷雜著及哀輓錄。民國五十七年，中國文化學院編印《中華大典》，依再版之內容編入其中，是為第三版。民國七十七年，恭逢惺公圓寂五十週年，台北華嚴蓮社再次影印惺公全集以為紀念，是為第四版，因此，這次光孝寺所編印的《常惺法師集》，應該是第五版了。

不過，雖然是第五版，而內容卻重新編訂，除了將初版內容全部收入外，更增添許多珍貴資料，如影印光孝寺於民國二十二年傳戒的同戒錄，惺公親書同戒錄的序文，當年的一些珍貴照片；此外，這七十多年來各地紀念惺公的文章及相關文獻，亦收集在內，因此，可以說這部重編《常惺法師集》的出版問世，不僅是重光光孝寺的祖輝，亦是為研究近代中國佛教史者提供一部重要的文獻。

我生也晚，惺公住世未及親霑教示，但是讀此全集，亦能遙知當年惺公法席之盛。哲人雖已遠，典型在夙昔，我們讀此全集，應有如此情懷，則此書之問世，更是千秋之功德也。

癸巳年二月於台北善導寺